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後江楊公言墓

碑銘

張時徹

余嘗讀載記見夫忠而獲譴信而見疑流離擯斥甚
或齒劍以死蓋深心傷之夫祿爵者士人之始願也
生者恒情之大欲也舍所願欲而徼其所不欲不以
華袞毀操不以嚴誅改舌豈其性獨爾殊哉亦誠有
所好也方後江楊公之爲給事也適大禮議起廷臣
不當 上旨元輔去禮卿去諸曹言者去繼而諫臣
杖百司杖文學侍從又杖且戍且死而二三儉人方
奮袂躡纓橫肆醜詆以鑽 上心此其時猶烈焰之

不可撩沸鼎之不可探也而給事中則披肝吐赤侃侃無所避忌不惜喪其元又何有於祿爵哉推此志也卽有嵒窳之行君子猶將諒之而況讒曰不根卒從放免以死悲夫按狀公諱言字惟仁系出河南太一府君驃騎將軍後有從宋帝而南者家於慈谿是爲大方橋楊氏至諱子春者永樂間贅鄞鬻湖之祝氏遂籍於鄞子春生時祚時祚生灝灝生明彝是曰拙菴公奉政大夫四川僉事則公而爽慧稍長客試之對卽應聲就對輒多奇讀書日數行下弱冠遊學官遂籍有僑譽開門授弟子經蓋屢滿其

戶矣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于禮闈辛巳賜進士授行人使于代而代王故好學以公名儒賓禮益甚隆也公乃爲諸生說易諸生卽翕然師事之其後以易舉者凡數輩復公幾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以安代者莫如公宜公往而代安王乃歸國嘉靖乙酉遷禮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禮故臣僚更相水火而張公聰桂公萼陰脅公使附已不與乃屢疏抗議大要謂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於太廟以于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

世室之名舛矣我太祖太宗既正祀世室而復
叅以獻帝可乎至以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
宗也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近無敬毅也諸所云云
皆爲不經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
署丞何淵之言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議而今乃拂書
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
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
卽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
曰先帝晏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內外洵
洵矣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

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勲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卽使有
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奸人之言旣褫其爵矣又逮
其子若壻矣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
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編修葉桂章輩有憤非辜非勿
卽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旣去之臣豈國家養士
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瑄之陰私曾無左證尤大無謂
也惟陛下財察之若以無籍曖昧之詞成師保大
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刑鞠
于午門至折指慘矣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已乃稍
遷溧陽令蘇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

司益稍稍起矣而忌者傾之又謫夷陵州知州稍遷
荊州府同知四川僉事湖廣叅議亦又稍稍起矣而
忌者復傾之遂鐫籍以歸此所謂忠而獲譴信而見
疑者非耶公之謫也所至剔奸興利澤化浮洽溧則
祠夷陵則祠諸久近不同要之頌德無已也當其入
蜀也舍于驛中夢祿衣郎進曰忠良胡爲乎來哉詰
且咨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而自縊語其狀甚肖昔
公所論救語獨縷縷者縊其感哉其歸也則溧陽馬
氏有怨而風南臺飛章擊之其所論則分守武昌事
而公則未嘗一蒞武昌也天官考功郎傳君願知公

者也爭之不得而謂公曰盍自白乎則歎而謝焉公
性篤孝友仕不忘親有甘旨不遠數千里致之餘祿
雖微盡以歸父翁置生產與伯季共沒齒無間言視
女兄弟之嫁者猶在室視兄弟之子猶子有無相通
戚休同之諸子有資行者延師以教成而業於膠庠
則資之不匱家居角巾布袍崇尚約素曰吾以爲子
孫倡耳諸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誡之曰吾死不願
女曹有此行也公生弘治改元戊申十一月十有三
日卒于嘉靖壬戌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公
卒四年墓且宿草矣公之子持戴數以隧道之文爲

請余疑其欲諛也而宿諾者久之已乃斷於心曰文以徵信耳奚諛而可遂據其可信者而著之篇銘曰虎豹九關疇弗惴乎而獨大聲以呼羊腸九折時弗慄乎而獨叱馭而驅彼含沙同影者豈其無所而獨公乎是虞嗟乎嗟乎弦直者曲乎玉潔者汙乎子哉後江柰何乎斯人之徒興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吳公子孝墓表

皇甫汈

鬱鬱蒼蒼有山曰陽玄廬帝錫永祚寵光此延陵吳仲子之墓也公諱子孝字純叔別號海峰晚更龍峰自延陵而降世爲長洲山塘里人生而穎悟絕倫考文端公愛之甚五歲占對七齡賦詩敏出過庭美由卽席且機辨響捷長於典謁遂使字父謝愆呼友起敬云李文正程篁墩並爲學士一代偉人文端公時爲編修攜以往見咸深器之至弱冠博覽得於兼行玄思成於宿構將濟世匡時乃著說守以見志焉隨

任留都喬司馬座客常滿至則盡傾王新建門不妄
通見輒嗟晚名益振於諸生間矣壬午舉應天越已
丑 皇上臨御之八年也天下士舉於南宮者三百
二十人吾蘇十有六人公爲之首及賜第選爲翰林
庶吉士上方稽古禮文銳情經術延攬俊乂殷潤皇
猷有若吉水羅達夫會稽楊汝成陳約之西蜀任少
海熊叔抑東魯李伯華上黨栗仁甫江左唐應德公
與余十數子者敷緯國之華摘挾天之藻雖牧馬之
輩相得而快甘泉之遊然絳灌之屬交嫉而興洛陽
之譖矣厥後曹給事數相於闕庭王中郎忤宰於省

聞曾揚二侍御批龍鱗而抗萬言視鴻毛而輕一死
其餘敷歷中外蜚英聲騰茂實者莫可勝原我明得
人於斯爲盛矣然不克久奉清班超踐崇品命之所
遭亦略相似也先是文端公喜業紹於池毛懼途迫
於鐘漏由南部尚書乞骸東歸避賢者路哲哉公初
授台州推官便道過吳獲展家慶圖欲陳情奪於父
命而止居台三載擢廣平通判夫以藝苑之英出爲
聖官以臺諫之器置爲郡尉大乖常格人共駭惜恬
不爲意恪供職司折獄平反越號神君典牧蕃息趙
稱良吏豈恥視刑案不對馬曹徒守文牧而不閑吏

局者哉文端公聞之移書嘉勞亡何以廣平最拜爲
南文選主事至則堅請侍養竟蒙予吉酬其初願孝
哉乃竭力娛親大構別業昉平泉以治園擬東山而
營墅臺榭亭館之華林竹花石之盛甲於吳中固有
踰者鄭莊開驛賓客響臻鄴架儲書子孫絃誦他若
賜金藥施懸車許借雖文端雅量能成其志者公也
里人慕其風曰生男當如吳仲子今三賢堂所集後
學彬彬向化皆公造焉壬寅文端公八十有三薨執
喪毀瘠恤典加隆備其哀榮從公請也乙巳起家補
禮部精膳主事尋陞光祿寺丞去羨裁冗著爲甲令
所減大官之費歲以億計自是寢有列卿常伯之望
以性剛毅介直好面折人過兼之持論峻激不爲脂
韋泆忍忌者媒孽其短政府銜之銓司希旨出爲湖
廣右叅議分守下荆南道提督太和山公歎曰天台
武當世謂福庭靈窟何幸兩爲仙吏他日溘死牖下
魂魄當遊二岳間也褰帷行部齋服謁祠暇則延眺
於鹿門致慨於峴首曰龐公叔子獨何人耶太和歲
例出納悉委所司乃稽其贏籍記之權璫斂手鎔銖
莫敢私者陰畜憾焉庚戌察吏坐讒免官廉吏可爲
而不可爲信哉由是浮湘江遵鄂渚下赤壁溯采石

而還如平屈原懷賈傳諸作辭多不載閉關卻掃葺
其先人之廬觴咏其間家隣虎丘每花辰月夕或杖
策攀躋或操舟沿汎狎魚鳥以留連從林園而忘返
辛壬癸甲之歲師旅方殷饑饉相踵凡備倭輯盜禦
旱防潦臺省造門咨訪規略多出公議較若指掌賴
以輯綏終不自言家居數載余亦自滇免歸把臂甚
驩命酒慰勞相信益深凡有述造示余商確評定之
玉涵集余所選次并明珠集皆爲之序昔左冲假寵
於士安沈約邀賞於元體其槩一也追昔彈冠京輦
策馬交馳聞鷄蹴起當是時入思論道於東觀出思

銘勒於西域乃今徒以雕篆爲伎鉛槧垂聲卽使不
朽豈余二人之志哉所期共保玉體俱享黃髮癸亥
之春忽染痰疾步履稍難言語遺誤竊爲憂之七月
八日避暑虎丘再宿疾作返舍危坐揮藥不御申旦
長逝矣距生弘治丙辰正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九
天胡不稍假俾臻古稀也悲哉公配顧氏封安人所
生五子長曰尚朴以文端廕應拜京職次尚文郡學
生又次尚默尚潔尚遜俱太學生潔先公卒孫男八
人亦皆駿發所締婚媾俱鼎族云公善誨諸子逮孫
並爲儒流一洗統習雖所室別開銅盤異饌將以勵

之而龍翔桂挺方之荀竇友于觀摩之力也小有過
差不爲譙讓潛自改省無傷和氣焉公豐願便腹朗
目修眉聲如洪鍾每酒酣耳熱引目微眄掀髯宣吐
謔浪唾咳文采煥發聽者咸避其鋒歲時伏臘薦享
虔肅至敦睦宗姻蒙舉火之惠矜卹孤寡殫分宅之
仁人有緩急力能解紛事有不平慷慨爲理獎援善
類拚護瑕疵皆人所莫能及也所著有說守問馬集
仁恕當日錄玉涵堂集明珠集平胡論及序記碑銘
若干卷行於世重修宋史殺青未就以俟後人字學
虞歐稍變戈法詞宗晁晏尤長小令下筆輒成倚馬

可待得之者列開府之屏題戴山之筵照乘揜輝徑
尺非寶也卒之時朴承諱自京數千里徒步來奔蒙
犯霜露不挾月而抵帷堂一慟幾絕孝行若此公有
子哉越明年甲子閏二月十日偕弟儉等奉公柩權
厝於陽山文端公賜塋之側俟吉乃葬彭徵君狀其
事王岳信著爲銘互闡幽光都無遺絢矣謂余與公
卒爲相知司直兄子復續於儉兼有世睦之好屬余
表之夫萬石孝謹公儷其醇大丘長者公駿其風顏
氏義方公迪其訓河陽拙宦公戒其多子長史才公
纂其緒少陵詩律公嗣其響從公游者易名於蓋棺

稽法於史氏謚曰貞毅不亦宜哉系曰延陵亮節千
載以還德徽匪墜季仲之間鴻筆色絲刊石永堅余
表其大揭之名山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雲龍蔣公勸能墓志銘

餘姚蔣氏自諱彥祥者始故江右南昌八元至正中
判餘姚州事因家焉入我朝至嘉靖戊戌澄江公始
登進士上去州倅公七世澄江公諱坎歷官臨江知
府有子六人其第二是爲雲龍公公諱勸能字汝才
年少善文壬子補邑弟子員尋以費入太學丁巳余
從先文恪公之南都遇公於臨清始識公辛酉公中
順天鄉試乙丑登進士授行人公冲雅有儀見人色
温温然又工於專對嘗使秦藩唐藩所在人敬慕之
咸謂必入臺省會當路有忌姚人者止擢祠祭主事

是歲隆慶戊辰也庚午晉主客員外郎邁澄江公艱
歸癸酉起補精膳萬曆甲戌奈從公後備員主客是
時著中多知名士方共訂讀書約欲兼通今古先讀
經濟錄吾學編次乃讀左氏傳班范諸史經濟錄者
新安人所輯明興以來諸名公書疏也而吾學編者
鄭端簡公所纂我朝史也今書日一卷古書半之各
以意加評點十日爲期公退時集署中各攜所讀帙
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辯論余因得聞
公餘教公沉細不爲枝蔓談衆紛爭時公默然聽之
間出一語折衷輒中的余深心服焉乙亥擢精膳郎

中丙子出爲湖廣右叅議分轄衡永寔駐節永州未
與廣西界峒徭爲患時道州甫被掠公詢鄉民知有
徭老者爲之謀主乃集兵刃勦聲而陰用恩惠撫之
於是徭老懼諭其衆歸所歸公因召來與語爲除其
罪曉以禮義又立社學簡其子弟教誨之徭人悅服
而廣徭攝公威德終公在楚皆斂跡莫敢擾永以徭
警嚴夜禁犯者輒斬首奸民或乃賄邏卒報其私伺
夜出掩殺之公曰是且甚於徭矣下令必生獲敢擅
殺者死閭里以安公內明而外寬其政以慈惠爲本
不屑屑求名然仁澤及民者寔多永屬邑零陵易治

以附郭稱繁官全設而祁陽在郡東北民狡悍多盜官乃不備公請捐零陵簿以益祁陽兩邑至今使之零陵有要人氣焰甚張宦楚者多屈意奉之屢以事託公公不爲意因構公已卯公丁母太恭人艱歸遂中白簡時直大計余在驗封而考功郎者公之同年友也爲緩頰解於相君相君內已有主乃佯曰此人無大過第才不任劇耳遂從鑄一級例辛巳直指復加重劾時公離任已二年又計榜旣揭何深求如此莫測其故直指臨江人澄江公舊守彼郡疑或有宿怨未知然否然公自此不仕矣永州龍興寺有息壤

忠塚
事奇

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挿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時挿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余亦以爲然公在永州時彼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公持之不與公歸後數年地竟歸彼土功興執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彼要人亦卒宦永者貽公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余與公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此所云鮫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

公以勞瘁當之者亦臆說也初余同公在禮部時寮友皆相契者情好甚洽余初入仕不悉世故妄謂仕途多賢可時時得師友及後徙他署則不能然即禮部至今亦皆謂不能如他日之盛然則昔所值誠為希遘是時余邑三人尚有鄒方伯國材今諸公皆躋顯位不亦享榮名獨公抱憤懣以沒可為太息公每與余道舊故未嘗不欷歔感念也公家居惟好讀書所著姚邑賦為人所稱有詩文集若干卷公生嘉靖甲午十二月九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娶宋氏在官兩遇覃恩行人時馳封澄江公中憲大夫禮部時母黃進太恭人配宋封安人

孫鑣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羅君銓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四年五月湖廣按司羅銓文衡卒於官羅之先家撫之宜黃元初有仕為吉水州學錄者遂家州之東坊學錄孫再可再可孫繼道繼道子景泰少遊江淮遂居山陽娶范氏生二子文振文衡也文衡自幼敦茂不好狎其書冊不去手稍長充邑學生旦夕克勤所造詣日出同輩右永樂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午擢廣西道監察御史無幾丁內艱歸杜門謹禮謝絕賓客服闋改廣東道時風紀頽弛朝廷陞通政

使太康顧公爲都御史奉勅選留賢俊罷黜不肖臺
憲一新顧獨數數稱文衡之才且良曰御史不足久
淹之也文衡襟宇閎爽而靜專厚重明於理勤於事
慎於法審於情雖未務必求至當同輩有窒未通者
咸就質之都御史有疑未決者咸召咨之凡各道擬
奏刑獄率經文衡閱牘乃進一一爲盡心而未嘗有
矜色廣東民墾兵後荒田厚獲境內屯卒欲效之不
得而忿結衆夜竊所獲民覺起逐之卒棄走其三人
失道溺死按察司論民三人抵死獄上文衡言於顧
公律竊盜棄財走主追殺者免罪矧溺乎公從之民

皆不死常州奸民告富家謀作亂所連甚衆奉命往
按之皆妄遂抵告者罪其明治獄多類此於事于禮
法者不肯默默刑部郎有私忿相詬聲徹堂上堂上
官不能制文衡曰是可長乎遂劾奏忿詬者皆降黜
堂上官以宥免會湖廣闕按察使有旨令廷臣舉端
重廉能達於大體者遂以命文衡公議翕然稱允既
至獄有繫囚二千五百久未決數日發遣殆盡人皆
服剗弊剔蠹不怒而威時民間徵調繁夥有司往往
舉錯踰制文衡憫其非得已也率從輕典惟受賂無
所寬假每語其同官曰內執法獄議或失中有大理

爲之平外莫爲之平何可以不盡心景陵令楊季安
廉正不阿見嫉於州州誣其罪於鎮撫使已下楊獄
文衡爲白之復楊官而正州官之造誣者罷之都指
揮陳震縱私不法奪造御物廨宇爲私居糾正其罪
其武臣率挾威厲民前之持憲者巽莫能戢文衡
一裁以法若武臣者咸誚其嚴卒不爲動歲饑近邑
流民紛集城下躬出撫輯捐俸倡寮屬出米食之瘡
活彌衆倡家乘機買貧民幼女習歌舞稔歲父母倍
直求贖不得文衡聞知惻焉下令不予贖者罪之凡
歸五百餘人奏減各郡驛馬千二百匹遞運所夫七
百餘人以舒民力未卒前數日猶力疾草奏言都司
官係一道武臣儀表不可濫授今都司官犯賊率循
例罰役復職武人徼幸不知戒儆反爲得計作過愈
甚乞自今勿係軍功陞者但犯賊罰役後復其職發
守邊總兵帶管操備聽調如非軍功係保舉陞者犯
賊罰役後降復原職庶幾足以警肅下人從之所至
處同官如兄弟未嘗有間言冰蘖之操始終一致春
秋四十有七而卒卒之日湖湘之人如喪所親中外
縉紳君子皆有喪良憲臣之歎

湖廣按察司按察使翁叔嗣行狀

高仲嗣

維我高之先蓋洧川人云初我祖義當洪武初徙處
祥符遂爲祥符人云義生清清生謹謹生我父珣珣
乃生我兄弟伯嗣叔嗣云叔嗣字子業初叔嗣之生
也母甄乃夢人擊門大呼高車者三母甄驚謂予父
曰妾將產矣厥夢若此妾殊震焉父笑曰此吉祥也
已而生吾弟云蓋叔嗣弱而穎特我父乃私心獨喜
是年提之官當是時我兄弟各無恙而相者獨奇吾
弟有匿犀因熟視予父曰君第三子貴當不可言願
先生無以常兒畜之也生五年而父僚因以詩書教

之乃隨聲響答而父僚乃大驚謂我父曰君兒果奇
曩相者果非欺其後遂購求奇書乃日誦數千言生
十六年著申請賦一首幾萬言當是時我乃與弟從
鳴臯君游而鳴臯君遂因杯酒以其賦傳云諸公遂
乃屈其座人蓋我大梁中諸豪由是皆流嘆以爲弗
如也是年秋試乃以文奇不中式生十八年而文始
中式云此正德己卯年也嘉靖癸未舉進士始爲工
部營繕司主事調吏部稽勲調考功陞稽勲員外郎
郎中乃論事頗與時忤遂病歸歸三年起仍前官云
久之又與時忤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久之陞湖廣

按察使其在山西也仁恕明斷其巨者剖疑獄十二
事儒生栗應宏刊其事晉父老咸稱其神用及按於
楚五月而政平夏大水乃禱於山川諸神歸而病病
纔九月卒楚人皆流淚泣始君應聘較文盡得當世
知名士其所著有高氏讀書園集棄瓠集考功集晉
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由是著名海內其所交游
皆當世之賢豪長者事親孝事兄恭出入中外十餘
年其遣家人問安時時不絕家書必流淚封題常曰
兒不得視膳左右予與吾弟別蓋七寒暑書每至必
曰兒眠食如何也吾流淚思君初君之未卒也其書

來言曰予生年未四十狀便如五六十翁矣予髮短將半白矣書來未十日而聞其卒天乎天乎天禍予兄弟果如此耶先是君送友人鄭入京持杯歔然淚下霑衣鄭驚起謝曰公胡淚流如此也而君乃把袖噓歔出聲曰予無見公期矣由是諸僚皆驚以君爲不祥語也嗚呼人間胡不祥之有幾耶君號蘇門山人語人曰吾慕孫登之爲人也娶袁氏累封淑人子二公得年三十又七歸葬我祥符鄭門原嗚呼予乃恐其行之泯滅而不得傳也於是狀其事而頓首太史公門伏惟有以采而志之吁其不朽已

又

霍翰

渭厓子曰高子業與世人交人謂之傲亦宜嘗餞送中丞巡撫於江之潯藩臬同僚曰盍遠詣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舟返不偕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徐吏曰盍姑遲待之子業曰予僚長也解纜去已而撫民副憲來子業接之于于如也山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集議僚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傍解者曰予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夫

遠送中丞同僚曰厚也子業曰吾止諸禮也僚長不候副使謂憲副地道主也出遲不候禮之節也同僚忌且怒不辯不報量也不知子業謂子業傲實非也渭厓子又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恒拙自詭曰不屑云子業官山西有代州生江棹與鄰之人爭宅址將閔陰刃族人孜等匿二屍圖誣鄰人鄰人知不開全界以宅棹埋屍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楫狂殺其妻棹囑妻家訟楫併誣楫殺孜事楫拷死無後棹與弟槃爭襲楫訟上無院付子業鞫焉子業問棹曰孜等屍在所棹對曰

孜埋屍其室不知在所曰楫何事

殺孜棹愕然對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兄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屍棹室未也對曰未也乃命搜屍棹室掘地得二屍于棹立所刃跡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庾死二十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祇布裙一縠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曰何時對曰夜日夜姦何故識賊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

野寺誣爲盜得貲遠僕更汙民妻慮僧發覺致民縣
獄妻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給縣官
縣官懼聽遠入獄磔民死擲屍獄外上官止治遠僕
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
乎卒正遠罪涓厓子曰世言儒不能獄謂腐也子業
通儒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人取賄如趙遠誣
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構一誣詞殺二十命有司
不察反右焉如是求怨魂不結疾疫不興災變流行
豈可得也故爲論次子業察獄三事例焉俾有司知
職典之重云爾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傳

實錄

義字厚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
監察御史示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
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
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
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首舉正
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及
是入覲以疾卒於京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慎菴彭公琉墓表

李賢

公彭氏諱琉字毓敬其先鄱陽人宋哲宗時有諱忠
泰者官於吉之安福子孫因家焉代有顯人至諱六
者國子生未釋褐而宋亡遂隱不仕子孫相戒終元
之世無顯者公之高祖祥翁曾祖芳遠祖古清父欽
樂皆業儒欽樂用公貴累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廣
東按察司僉事母李氏累封太宜人生子六公行三
自幼卓秀受業於古廉退山先生蚤有時譽永樂甲
午首領鄉薦戊戌登進士第觀政憲臺時營建京營

大臣以公才可集事奏委督起應天諸郡夫役有司服其廉令出無敢後期者吏受賄者置於法夫道亡者當械公以誠感之曰能自首者免於是首者十人九溧水有虞真素以才力自雄爲梗公列其惡狀真計窮而出公曰爾所以安於豐產者皆君上之賜也獨不知爲報邪真叩首媿服自後無敢亡者明年以山東夫役緩於運水復委公督之令甚嚴衆爲公危公如期而還時侍郎李友直統其事嘉公能而延譽之公之名益著明年冬以親民職重擢公知政和縣御史李霖時巡銀場懼公不容其家人奸利乃妄致

其罪謫徒沛中公處之泰然自得洪熙改元用薦者授臨清教諭乃作新士習具有程法諸生莫不悅服感激奮勵多底成才公在師席凡三典文衡楊文貞公高其學行薦陞翰林編修公曰是職不易稱也益勵學忘倦雖空匱不恤預修五倫書及宣廟實錄同事者服其精勤正統改元賜勅命文林郎時朝廷留意人才乃簡儒臣學行淳正者十三人授以憲職提督天下學校公與選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旣蒞任立教條嚴考課歲歷郡邑開導諸生凡黷舍廢缺者增修二十餘所書籍不備者咸刻而傳之嶺南士

以翰
林爲
大下
督學

風爲之不變科目之盛幾於中州復兼督農桑黜陟
官屬奉法不撓人服其公朝廷嘉之賜誥命進奉政
大大修正庶尹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仍理學事景
泰初罷提學改任湖廣奉勅贊理廣西軍務公益孜
孜不憚勞涉未幾引疾致仕太宜人猶在堂公得奉
歡膝下已而居喪營葬一循家禮處兄弟間尤篤於
友愛相接怡怡如也立義塾以訓子孫暇則徜徉山
水間自謂無樂以易之如是者五六年忽疾作不能
言昇至正寢精神不亂意欲永訣乃秉筆以書有曰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又曰保躬全歸始終不移書畢

而卒天順戊寅六月也距生供武辛未年六十有八
公爲人剛毅嚴肅雖燕居無惰容然孝友忠厚出於
天性接人意誠而禮至尤謹於奉禮先塋在四遠者
歲躬展省平居言論一出於正義有不合雖小不爲
所當爲者雖違俗忤物爲之弗顧也於書無所不讀
爲文雄贍追古作者所著有備忘錄慎菴等集若干
卷藏於家

按察副使田君汝耕墓志銘

崔統

君諱汝耕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子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予舉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闖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請攻詞賦予既交舊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無益章主之暴嗟乎嗟乎迹與

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有餓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褫職又劾武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諛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吮謹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叅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

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升謫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謫起共欲擠入不測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摧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十五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閱四

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勤父閑居者十有二年

湖廣按察司副使伯兄九峰公應墳行狀

屠應垓

屠氏故陳留人宋南渡時始徙浙蓋昆弟二人其一過錢塘居鄞一止嘉之鹽城後鹽城分為平湖遂世為平湖人自宋歷元子孫居積巨萬任俠有氣稱豪里中高皇帝時凡里中諸豪悉窮治無所于貸而屠氏遂被錄徙竄盡沒入其貲吾始祖曾一公以出資楊氏身僅得免未幾楊氏亦被錄吾始祖以他姓故復得免今乍浦演武場廣袤約二三里許猶相傳屠氏故居遺址云曾一亭一亭一生澤民澤民生

湘湘生機六世有隱德而至吾先康僖公始克自振
樹以昌大其宗時屠之居鄞者亦積至巨族弘德間
先公位司寇鄞之伯丹山公位冢宰兄弟並列上卿
焜燿當世於是當世稱著姓則江南有屠氏焉先公
生子六人兄最長諱應墳字文伯居近九峰自號次
應坤應圻應坊應垓應埏兄生而穎異先公鍾愛之
凡一時巨公名士多遣事其門下韶齷聲譽藉甚弱
冠領正德丁卯順天鄉薦舉辛未進士當是時賜宴
恩榮諸公卿士咸與奉禮法兄竟被酒詞中頗詆及
上相公卿士嫌其傲不遜是年進士選儲翰林兄以
故不獲與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先公請老家居
兄得陳情予告歸省還改兵部職方丙子歸居先公
艱執喪無踰禮巳卯服闋改禮部精膳員外郎尋遷
祠祭郎中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事下部議議者
多惑幻冥禍福立異有滑稽之心兄主其事一夕發
檄遍京師盡毀諸寺無復艱慮其遇事剛毅類如是
時武廟崩今 皇帝入承大統秩郊社禋宗廟殷祭
上下羣方諸神以幽贊神祇百靈暨上 兩宮徽號
諸大典禮兄與有勤勞秩當遷而少年多銳氣不能
踽踽逐事守尺寸承奉大吏乃竟謫爲揚州鹽司判

官鹽司者泉貨之藪也大賈賔集謗刺易與況怏怏
抱恨心日與泉貨爲伍其勢不克自拔士大夫咸竊
竊焉兄至則執準守憲統御輕重未嘗與時俯仰以
獲贏利以故富商不得持貲奸吏以待急輕賈不致
亭次售賤以滯時公私兩利上下平準於是商人無
不誦兄德者而兄廉聲日益起甲申擢鎮江府同知
鎮江郡大而區沃且當東南之衝輻輳百物最號難
治而同知者又非守若也才益難自見兄則審利病
平煩劇區處中理不以位窘其才鎮江人翁翁稱之
乙酉擢僉事按察河南攬轡矯矯肅然澄清之意殆
無伍也獨與其僚王公應鵬及其鄉大夫李公夢陽
相友善一公者海內聞人也一日與李公登梁臺則
顧相嘆口嗟乎此非中原故都哉方金人之南也羣
醜烏集酋虜狼越使宋室諸臣慷慨抱節因中原安
土之衆豪傑憤恚敵愾之志北向陳兵人勇百倍則
河洛不足恃而燕雲可併復也顧乃畜縮竦聳望風
長竄神鼎陸沉君父淪沒豈世運固然哉夫亦寡謀
失慮國無人之故與於是李公嘖嘖賞之又他日過
夷門則顧謂王公曰嗟乎窮達有命顯晦有時數奇
哉侯生才智不讓儀秦而蹇厄過之微信陵君則已

矣是命也夫夫信陵君之好士也大梁墟中今過之
亦有執轡恭者否乎且人之於世生死瞬息無幾也
所不朽者名耳今吾幸覽古之遺跡益以重懷功名
之未立而後之人無所於聞也豈不傷哉於是王公
則又嘖嘖賞之是其激烈慕義之志蒸蒸然必欲揚
名當時垂功後世以故挈綱振紀禁奸輯良執法無
少屈撓而士豪世家反目不敢視擬跡不敢行然稍
尚操切雖同僚長者或意有所先則輒自爲之無所
咨詢由是薦紳中多不協丁亥擢湖廣屯田副使其
爲政如河南時務抑豪右便窮困治最有聞乃竟以
故河南謗被論當調用時特旨賜致仕則衆嗷嗷焉
以爲有所忤大臣陰傷之也而事從中降亦莫可曉
夫其廉以遠利詳以理賦嚴以督奸恤以柔民皆炳
然可觀使當宁者矜其能寬其罪則業亦偉矣而局
於淺宦不能殫試可慨也兄爲人簡易高諒磊落不
羈與人交坦坦無他腸然亦倨慢且峭直又好議論
諸弟圻以下多幼兄躡躡大慟曰嗟乎父之
也躬自講授窮晝夜孳孳弗怠蓋俱欲教育登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啓傳

王世貞

世宗朝曉閩海之賈於舶者挾島虜以通我奸民詔
故中丞朱公統治之朱公嚴於屬守吏鮮當意顧獨
賢紹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與朱公合筴思盡剔其
奸弊守固以三尺奉朱公然內調劑之不使盡聽法
而又不欲以已見德當事者為中朱公以快諸奸民
因併中紹興守遷為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罷
守固紹興所稱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然不
失循吏聲以老壽終而諸子孫數十人亦多顯者嗚
呼沈氏之天定哉沈公字子由蘇之吳江人自其誕

時而母吳夢若麟爲廌者寤生公弱而父見背爲諸
生朗儁有聲嘗構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書
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營
繕司主事亡何而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
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
不具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以問
公公曰召商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
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
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匱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
中貴人請修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

宋公請公與偕往朱指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
遜部曹而指揮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公唯唯朱指
揮大悅有間公曰竊亦有請於公高皇帝制皇
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
也朱指揮色攝曰請如教已見中貴人而公具以前
語對朱指揮復從傍臾之乃見爲飭垣屋以報所省
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恒稱爲先生當
三載考北上宋公餞於郊曰主事固不當餞自爲國
士耳旣考最留主事刑部轉員外郎郎中時尚書爲
間公淵積已賢公而公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讞

亭情法問至損 上威以信所守而聞公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無何用能舉為紹興守紹興轄縣八獨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累其長至賂產以償公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蓋久之人人稱便矣郡田於山多苦旱室廬櫛比苦火又濱海苦漁為虎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漁渡海去其他政績往往類是而賈舶之議起蓋舶客許棟王直輩挾萬眾雙嶼諸港郡要縉紳利互市陰通之而持中旨恫喝公且授疏稿曰公弟上必郡受其利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調劑朱公不見德

而與朱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浙廣時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紀功卽請從軍中往張公不懌曰捷至不遺若也戰危事而一旦叵測柰吾何公起謝曰故事也卽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為辨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黑苗酋某也公絀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僞踰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酋某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寔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所縱殺公令生獲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眾矣張公亦遂賢公且有薦而公已用紹興守罷公前後四為南北曹屬守郡監司五受

其大吏知而五公者皆海內稱名臣碩佐其賢公不啻口出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紳與一二用事者至使與苛墨選便吏俱罷可歎也公既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儉素若不爲官者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輕出入公府而使者于旄以時至詢卽爲露見利病佐其守攤稅已佐其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弗恤也性好義急人之難甚於已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盧生癘傳其從者舟人業舍之矣公要之所載舟且夕謹視湯藥未抵舍而愈癘竟不染也公博學無所不窺諸經子史陰陽律

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吟稿楚吟稿鷄窠嶺稿南廠志南船志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窻便覽若干卷公年七十有八至老死視履不衰四丈夫子一爲鄉貢士二爲太學生十三孫一舉經元二太學生五爲郡邑諸生十曾孫俱舉諸女三輩十九人皆配字名族所謂天定者此也 贊曰蓋沈公嘗爲十二議議海云具集中自舩難起當事者以重屬朱公朝報可而恨夕不得致之迨朱公稍欲爲所欲爲諸惡朱公者朝報聞而恨夕不得去之夫以朱

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不免何也築
室道傍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蓋又十餘年
而舶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卽沈公十二議始
回落落卒之龜筮著筮何異焉然朱公矜峻重名節
貢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獄吏辱以死
公恢恢雖晚達而蚤困其所以施於後者宏矣

副使張公合墓志銘

喬世寧

公名合字懋觀雲南永昌衛籍上世江寧縣人自高
祖傑戍永昌遂家永昌歷三世而生志淳志淳爲南
京戶部侍郎張氏始大司徒公少子也母狄安人
爲侍郎公副室生公京邸公九歲能誦古文十歲能
屬文賦詩稍長卽善書工畫一時以爲奇絕年十三
時兄合貢如京師公賦萬里別贈之右圖左書書兼
篆隸分行諸體諸名公見者皆嘉歎稱傳焉嘉靖壬
午舉鄉試第一往侍郎公鄉舉亦第一滇中以爲盛
事而公年又財十六歲耳後十年而舉壬辰進士授

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癸巳以狄安人憂去丙申服除改吏部稽勲司久之調考功司是年復以侍郎公憂去巳又有嫡母沈淑人之憂甲辰起復考功尋陞稽勲司署員外郎蓋一官十三年不遷云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卽至卿次願當道率多忌公乃竟外補福建僉事陞貴州叅議至湖廣副使而罷其治行在湖廣尤著會言官有不悅公者而忌公者又陰附之竟罷公歸歸卽病病無何卽卒蓋嘉靖三十二年也距生正德元年壽僅四十八歲嗟乎旣奪其宮又嗇其年是天乎先是侍郎公好書公更好書所至卽訪古奇書重貽之不卽手錄之積書至萬餘卷自少時薄舉業不爲直欲博極載籍究古豪俊之業而有司爲公建綽楔也公力止之以書白侍郎公曰是不過矜炫里中誰不知吾者與令人題名吾里中孰與吾自題名于天下也此其志益可觀矣乃今不究其施也傷哉公稟性純和與人交情儀殊厚終身不道人短長處父喪哀毀幾死修墳諸儀制種種精良公又以勞瘁病幾死今制大臣祭葬未三年者賜之半婦繼夫亡者不給侍郎公未三年而得全給後沈淑人又得給巳又得廕其孫梧皆公上疏懇

請哀切 上竟特恩允之斯誠孝所感非邪公家自昔產故厚公兄弟析產也各自讓以為足願又不留約契為子孫計今人兄弟能此邪公一意為文不為詩詩存者無多文稿數百篇與所作盡皆流傳縉紳間公可不朽于世矣

顏先生鯨傳

郭正域

公諱鯨字應雷母唐未字時夢真人婆娑自月中下于懷彌月夢如之俄而公生公穎慧悟絕人兒時從蒙師學慨然志古聖賢往往離訓故自為悟解洞窺性理又秉心高亮規行矩步不媿矧隨人以澄清天下為己責嘉靖己酉舉于鄉捷聞闈母唐疾戴星徒跣渡錢塘家雨行百餘里兩脛朱殷抵家母尚能飯浹旬終傷弗逮顯庸也毀甚廬墓三載守空山隣虎豹人不能堪丙辰舉進士丁巳授行人辛酉授山東道御史巡青疏救京師民困其略曰今日商困已極

外象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糜費二千八百有奇
京六諸倉歲派十二萬而糜費四萬御馬三倉歲
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糜費七萬刳肉盡矣有司徵
解後時商價滯留幾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比
當給散權要取盈窮苦賠累是以有財力者鬻充官
校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沽漿賣餅之家逃亡不免
就死無地乞令戶部自行糴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
更做先年減額疏上商困始甦富人馮漢者怙定國
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于上
巡漕使者孽莫敢發公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佯不爲

理漢意公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卽時出所告牒考
訊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裕邦儲飭漕政一支折銀
謂國家歲漕四百萬約歲用三百萬而以百萬爲贏
倣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蠲議折漕輸僅三百六
十餘萬請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而倉儲存粟
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歛之征也二恤班軍
三任監兌四查稽悞皆稱旨施行又請維舟之役不
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灣自灤縣抵灣每舟一與
小舟四聽漕卒自運淺而剝深而止一省糧耗二省
夫力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廩惟便

公下令禁軍京軍一體惟官自畀不得自請又爲議
罷海運癸亥按河南四方冠蓋貂璫旗枝絡繹道途
閭里愁苦乃汰省冗費中使相戒毋入洛境兩河以
蘇伊庶人典樸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
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
爲地上所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徼兒飛騎自
河北湊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曠盜鳴
鏑之雄爲牙爪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端日伺 上春
秋高調中朝有故卽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之
中州詣徐相國請曰有如輶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
仇咸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
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錯實挑之公曰正德時奸諛
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結網何罟可乘試以
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鉅獲耳目何所不濟以
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損七尺爲
國殛之徐公大喜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叅知耿隨
卿往卿僮多奇略謂公曰雒陽所能縱橫數十年
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
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
夕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嘆息

叙廢
伊府
事

而已乃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
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
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柰何因出檄示鑑鑑
故信卿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
交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君有徙薪功寧
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
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第反罪爲功保無它鑑
頓首唯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
計公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訶疏上格不下卽下諸
河北飛騎曰夕且報庶人充矣乃奏記徐公徐公以

間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騰
騎主名潛以授公因爲上書大司馬楊公言狀楊公
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
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
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
沔寇起公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水扼虎牢西
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濬則扼
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沔爲名召王鑑齎牒
數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
虐康回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

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兩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女多強奪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得旨可而羣璫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爲身家累公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某本以百死從事然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景王之安陸其府牙越界奪民產爲庄田索民重科魏國亦佔產樹爲碑假欽賜名公擒景藩五人置之法仆徐僞碑戍遣其人境內肅然其經理河工大約五百里內往

役五百里外輸銀其河去城而遠卽小有侵鬻聽其自流不與爭利而填人力于巨浪也又疏陳中外賄事及錦衣列侯中官諸弊狀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騷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船所過橫苦公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新鄭令某貪酷爲時宰所庇得遷州守公按其事論黜以此見忤故事臺省拾遺不及長

吏自分宜攬柄併拾郡縣公力言其非謂新進小生
姑試乃可況比來有司試事關係豪強輒懷規避謂
台省偏聽浮揭懷怨之人以此恐喝州縣傷義甚矣
事遂得寢時德安接壤汝南多蘊盜宣大總督駐懷
來去邊遠黔沐專兵柄漸不可制公請改德安屬鄖
陽移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
可戶部主事海公瑞言事切直上怒杖濱死下錦衣
獄且論死先生偕給事中馮成能昌言于朝曰諫臣
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死柰何坐視令主上
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海公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
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顧化
又爲拔沈鍊子襄貢京師以旌忠臣所至旌賢表行
獎恬抑浮勸學興禮是月上封事發厰衛奸欺先是
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校列要郡連上產
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興令高世儒爲
平賦法令羣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勲衛
上可其奏莫敢爲辨公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
良臣不顯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
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上怒謫安
仁尉公單車就道儒生泣送不能別亡何陞湖廣寶

慶府推官南京武選主事上政府書言時事有大可畏者四曰闈宦漸盛曰征求太煩曰入任太雜曰大禮大獄太枉政府避之明年丁卯陞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取士先德行試文重實學以小學課儒童貞魂隱德先賢後人表揚振拔殆盡尤弘獎好脩每超恒格示不以雕蟲也遊陟名勝必偕諸生雅歌論學色笑溫懇使知向方於是才華者恥不實敦行者恥不文士習文章爲之不變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願指當路囑祀其父鄉賢祠公嚴詞卻之九月在武昌視總憲

篆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金數萬賄京師不赴理宦楚者以朋爲金穴公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公不爲動王爲酒宴三司天寒各餽衣爲楊先生却不受同官有慙色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爲中丞汪道昆論死出對理一日宣言曰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公神明武昌夜失囚公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沿江巡司詰朝次第就縛兩臺有疑事必就公質顯陵在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靈轢害小民往御史包公思

一創之捕就理輒誣奏御史震驚陵寢大不敬上怒逮包公廷杖之戍邊竟死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論于朝屬陶別駕密擒其黨窮治無所撓二年戊辰在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四月校士湖南五月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謂大學一書皆言仁體天下國家皆身也修齊治平皆明德也物者物有本末之物也格物者格天下國家爲一身修齊治平爲明德也格此則洞識仁體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知不至乎修齊治平在此矣遊南岳著祀南岳文如春陵祭濂溪先生過寧遠著舜陵辨謂蒼梧爲三苗奧區人跡不到舜年百有十歲胡爲至此三代前西北羸而東南縮彼欲以身過化不知耄期而倦勤崩葬九嶷豈不思蒲版帝鄉禮宜歸葬若曰天子家天下不計委骸而傷民力直以此身付之萬物中視爲平等不知有我此無我之說也九月至長沙借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于岳麓席地傍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武昌大會楚諸生于濂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叅議公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勛旣修世廟實錄

核楚事闡潛德崇真儒時宰以爲異已遂以試貢士
修執公了無愠色時海中丞荐公異才可大任執政
如弗聞也亡何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素銜公從
旁贊之假大計去其官公林居介特不問生產奉餘
散宗黨窮交衣麤食糲著述日繁建宗祠儲義租論
禮教爲人道本而時俗偷薄棄蔑悖古乃本儀禮曲
禮參考先儒格論斟酌時宜期于可行又爲家訓數
十條令子孫世守之萬曆五年丁丑正月集同志講
學于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
及金塘不可開議時政方任刻深慈令險于取名覈

田加賦公力請之當路得按成藉毋有所加又爲
劉趙兩家冤獄丁亥歲海饑設方略以救荒老羸就
食其門者如市復與理鹽使者講鹺政得失慈之窮
民以負鹽爲生官一切厲禁之窮民無所得生公請
令民得輸稅給粟肩負貿易無過七十官收其稅弛
其禁公私稱便又與邑令議處積逋及查變產隱產
之弊民以不厲更議建江梁浦橋二役以惠行輸皆
居鄉厚俗好行其德之事也十七年巳丑著易學義
林書成嘆曰昔孔子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賁之繇鼎
革之際三致意焉蓋玩之終其身至韋編三絕今吾

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若有前知者公歸田十有三年會今上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姜應麟中丞傅好禮首疏于朝白前權貴淹厄狀請破格擢用嗣後臺使歲列荐剡前後凡十有八疏而當事者意不在公也竟以常格題照先朝直諫厲汝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予致仕死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停春罷市未幾其門人祀于慈湖學使者祀之于郡邑里人建專祠請中丞表焉蓋公論定矣先生生于正德九年正月己亥卒于萬曆辛卯二月丙申得年七十有五子三子望子忱子恂皆有名世才 史氏曰嘉

隆間儒者多談理性褒衣韋帶百十為羣比其行事何刺謬也遂使篤論之士攘臂而仍之矣乃縉紳先生亟稱顏先生窮理似玉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而位不滿德所至以姦直見擯何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則庶乎不見是而無悶者比其晚歲舉盈庭之議爭之而不得秉政者非不知其賢而莫與立矣蓋譚道之士特立獨行不媿影衾者先生弗可及也其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南山黃公潤玉墓
碣銘

楊守陳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哦諸峰尤峻秀先生樂之故
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異辭先生嘗仕有
官階矣皆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
也先生之道性於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爲一
鵠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
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
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修耄老
不懈徒足立于衆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



原件短缺

有道德而甚文者與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解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艮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大孺人先生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同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璉肇舉鄉飲酒禮於郡岸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示水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

諸刑律先生弗辨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浚麻湖以復逋稅閱蘆塲革其積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閒居間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分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亦各有義意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以

禮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尚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闡以正學旣駸駸於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礪名節尚道學而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逮於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以煩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小子有志于古者尚可憲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陳祖考栖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間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敢卽所談惟性道之原文辭之奧未嘗一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闡緒言爲多長與隆

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尚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安人繼室徐氏五男長性承新訓導次教次道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廉毅文雅政聲彰甚次達國子監生孫男二十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衆若償之矣況又有不朽者在乎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姚君文灝墓志銘

邵寶

湖廣按察僉事姚君諱文灝秀夫其字自號鄱東野人晚更號學齋世爲信之弋陽人其先有自立者徙貴溪東山至本正始膺貢爲太學生君曾祖也祖添德父明以鄉貢進士官監察御史陝西按察僉事配王氏生君年二十領癸卯鄉薦甲辰省試第二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工部都水主事督造淮安運舟改刑部陝西司調常州府通判遷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浙西水利以病告家居起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擢今

官提督學政三年而卒初君侍父于陝時方弱冠讀書恒達旦見者知爲偉器及歸娶獨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公東白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文譽隱起比有祿迎母就養京師踰年母歿歸其喪葬之廬墓終制其督漕舟處置得宜軍民稱便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在淺宜自白君曰職旣在是卽一日亦與有責敢獨免乎言者愧服常州水政先諸郡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勅視水浙西君陳興革事皆見施行還朝上君治狀遂有工部之命君旣受命亟陳水利六

事一日設導河夫二曰發濟南度粟三曰給修閘錢四曰開議水局五曰重農官選六曰專農官任鑿鑿皆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君巡行相度雖極險遠忘其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皆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提學命下輿論允協君慨然以作人爲任條教甚悉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革浮靡考校一斷以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不誣甲子之試凡中式者皆公所擬侍御包君澤歎服其精而公不及見矣君性方嚴純正平居寡言笑在官無貳志在家無嬉

容友諸弟兼有情誼接人敬人亦敬之臨事剛毅充其志雖死生在前弗顧也自始仕至卒每公暇端坐手一編儼如儒生諸書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公謂宜守程朱定本至其獨得時又自附當仁之識者不能知也

湖廣按察司僉事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春墓

志銘

靳 貴

正德十年乙亥春正月二十有二日致仕湖廣按察司僉事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卒于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石齋先生之父也先是四年己巳嘗有微疾先生疏乞歸省 上慰留不允特遣太醫馳驛往視又五年甲戌先生復申前請仍不允而令有司以禮問慰至是訃聞痛哭以不得見爲恨

上疏乞歸守制 上遣司禮監官弔慰賜白金五十兩禮幣四襲寶鏹萬貫白粳十石為賻令奪情視事先生再疏陳情優詔勉留若曰內閣事重卿其抑情輔治以成大孝猶疏請不已乃賜勅令馳驛奔喪葬畢卽來仍命行人護行有司營兆諭祭加常制者二蓋寵重輔臣任賢崇德其異數如此某先生門下士供事內閣又忝從先生後雅辱公愛方驚悼不能為情願辱命銘墓其何敢辭公姓楊氏諱春字元之別號留耕其先楚人元季避亂入蜀遂家新都曾祖諱世賢祖諱壽山俱不仕考諱玟貴州永寧州吏日俱贈如公官初永寧公由縣學生應貢入國子監就遠任卒於官二子繼沒公之時尚幼隨母熊夫人護三喪歸會苗賊亂出入間道區別外內入夜則防護嚴密或竟夕不寐雖在逆旅肅如堂室旣歸熊夫人脫簪珥襄葬事指公曰先君嘗言此兒在何憂吾家不振補縣學生性穎異日記數千言顧弗克得師自取家舊藏周易讀之晝夜研究閱七月遂食官廩名頓起成化元年乙酉領四川鄉試越十七年辛丑始舉進士時先生已官翰林為檢討公將迎熊夫人就養以不得請引疾歸熊夫人日已既至是復明時時趣

北上公不忍違居久之 孝廟嗣位乃赴選弘治元年戊申授行人司正前此多叙遷未有徑授者王端毅公爲吏部尚書謂公老成遂授之司正徑除自公始適有旨考察京職公第諸行人履悉合公議行人職掌舊制如冊封宗藩徵聘大臣之類多爲諸司所攝公悉奏復之秩滿耿文恪公署公上考且語吏部屬曰此吾太學舊門生也知之故真五年壬子丁熊夫人憂八年乙卯服闋欲乞致仕親友強之出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奉勅專督學政過家值子廷儀得鄉舉又不欲出親友復強之乃以四月十有四日上任

或謂是日俗當避忌公笑而謝之卒不顧作士以德行爲先歲時考校鑒別精當凡所甄賞多捷科第時誦其明歸志素決巡撫都御史暨諸藩臬以試事留之旣放榜卽疏乞休致又一日遂行時十一年戊午冬也家居越十有八年乃卒先九日立春尤賦詩手封以寄先生又親書二少子讀書規條蓋康寧如常時而且夕不可作矣遺命柩葬先塋母自擇遠地及起高墳母乞卹恩其訓諸子若孫者皆以義方公生正統元年丙辰十月十一日壽八十配葉氏有淑行先卒贈一品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廷和卽先生也次

曰廷平鄉貢士曰廷簡早卒曰廷儀太常寺卿曰廷宣亦貢士皆葉氏出曰廷曆國子監恩生曰廷中公諒直純厚孝友出天性能熊夫人素嚴事之甚謹惟恐意拂竟以養志聞二弟少孤撫教周至皆克成有家女弟遺腹生爲擇今太僕單寺丞麟歸之公所親教士也葉夫人卒終身不復繼室治家嚴甚閨廷整然無敢輕出入者雖諸孫燕見不命之退不敢退教諸子必舉先賢言行爲說雖小過亦不貸嘗曰修身正家吾人分內事居官能推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先生旣位端揆猶以書諭戒宜禮法自檢勿侈勿怠

勿苟徇人意其論太常亦然與人交有信初若難合久乃益爲人所敬愛接引後進寸長片善稱揚不容口未嘗及人過失新都自公始治易其受業者乃相繼取科第不絕學博而邃在太學時嘗與天下名士卽饌堂爲文會辯析疊疊有據衆咸心服焉四方從游者多踵接爲顯官志存濟物縣南橋圯鄉人病之出俸金數百兩修治蜀藩義其舉助成之又患城守弗完當預爲之圖會孫慎狀元及第藩臬欲建坊表公固移以繕城大庇闔邑之赤子城成流賊果至趣來保聚者數萬人皆得免於兵禍平生不習術數而

言輒奇驗湖湘人往往傳其事以爲神嗚呼公之福
履盛矣令子秀孫旣多且顯魁元卿相勲業文章並
萃于一時公皆及親見之又享高壽累承封賜麟袍
玉帶全歸考終豈惟蜀中無亦天下所僅見也雖其
先世所積深厚然公之純德陰功宜必大有過于人
人者

湖廣按察司僉事左公經傳

喬世寧

左經字韋道弘治己未進士初知永年調太康以憂
去後補屯留以忤劉瑾謫武進教諭久之瑾坐經屯
留時逋賦責罪米二百石輸常州倉瑾誅陞知汝上
會劉賊起掠聚至數萬人所過輒攻城城多不守去
汝上數十里休營汝上大震經選布壯士城上親介
冑提劍登城定約束守備甚設垣之賊精騎六七八
來城下嘗我經遣數騎馳出射走之斬其尤僥驛者
一人懸其首城上賊聞之大駭又覘知有備急引去
無敢近汝上者以功陞順天推官遷大理寺副往廠

衛中校尉率執平人誣逆謀自以爲功法司受成事
莫與辨經訊驗無狀盡釋去不問諸校尉啣之時時
訓伺經卒無可中者無何陞山西僉事以憂去服除
補湖廣僉事罷經長七尺聲如鐘有文武才性坦直
闊略遇撫按不能爲世俗周容語又質峻多忤人故
正僉事寔不寃其施云晚年盡覽百家言好談說

卒年六十一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丹泉楊公祐墓志

銘

許應元

楊公諱祐字汝承一字晉卿世爲蘭谿楊塘著姓曾
祖永政徙嚴之建德祖莆田丞大昇再徙錢塘於是
爲錢塘學生已而棄去教授閭里間夫人郎氏是生
君君生六歲能爲詩歌十歲受父易學十七補縣學
生十九當嘉靖元年領浙江鄉貢入京師道鄒魯之
虛過稷下周遊渤海之間登郭隗之臺慷慨悲懷有
統楫千古之意已而罷歸治一室河壩散列羣籍流
覽其中而專覃思於經術於是君之學蓋深博矣八

年登進士第試月初生賦天育驃騎歌改翰林庶吉士明年除知興國州考薦輒最入爲刑部員外郎遇謫出知濮州稍遷濟南府同知十八年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復以謫待次家居歲餘調補湖廣按察司僉事二十二年七月凡年四十暴疾卒於官先是江西巡撫今司徒王公薦君文行卓偉宜令董學宮當有以風厲人士其後湖廣部使者又薦君器用堪兵備皆報聞及卒士大夫交相弔曰嗟乎楊子在何不可爲者今已矣初弘治間海內淳耀縉紳先生翕然興於學厭時俗頽蕭踔厲振迅務撫先秦西京之畫而繼唐宋當是時北地李獻吉尚型范而信陽何仲默貴幼眇號稱復古天下嚮風焉大江以南文章奧區也於杭則故翰林修撰江君景孚叅議吳君維新及君先後崛起雄視中土君初與計吏上京師也吳君嘗論叙送之以爲賈生明國體而匡衡推經術紹嘉哲軌其在楊生君亦獨喜自負爲文章奔放凌轢若馳車九折之坂而河決金堤莫之禦也其議論雄辯勇決颺起泉涌卒然聞之駭汗愕視至公才用更自天性他人縱翮已獨奮前劔發穎脫旁不見曹伍然終以此見忌疾羣擠偶培蹶益騰距豈非琦瑋卓詭不

羣之士哉君嘗自詭仕官居職無以愈人使得當一
校之任卒先士大夫能使人趨死不顧乘邊守塞雖
不敢徼一旦功然虜不足畏也時時以謂余嗚呼今
則死矣借令無死其所自樹將不與古所稱豪傑者
並驅乎雖死遭尤被謗退處岩穴固當托志儒雅成
一家之言附於作者之後而今之所著白特其至微
淺者耳君在兩州皆有惠愛民思而碑之其在荆楚
尤得士民心君卒卽爲祠以祀所著有端居興國西
曹鄆城濟南西江湖上荆南諸集余欲爲會粹成書
未果也君所至學士輒從以講業晚稱丹泉先生云

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

葉春及

萬曆己丑冬十一月壬辰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
事陳公卒于位公名吾德字懋修先世莆田系出宋
太師冀國公誥元初有曰倬者總管惠州因家廣至
孟塤生封兵科給事中南岸公文鳳娶封孺人黃氏
生公十歲能誦子支卦名納甲畫卦九九之法有強
暴惡聲常及門顧奇公名公指峨峰曰山尖指日公
答海闊涵天謂若雖銳吾能容之其人嘿然己酉選
補邑諸生庚戌下銜獄起公隨給事公會逮郡縣獄
職橐餽者三年伯父又以饑繫會疫作人期不入公

復入侍上書主吏得條諸輕罪頌繫活者衆矣壬子鄉薦第二人先是督學使者嘗署臬事論下街獄私某子甲惡公守正不撓及行部得一生所爲文奇之已知爲公則大恚應鄉書又大恚里人曰何恚爲文亡論三年皇皇將父以及其伯籍令應孝廉方正舉第一可也癸丑下第屏迹公府鍵戶發藏書讀之聖賢載籍古今損益國家典章靡不研究乙丑成進士授行人奉使授蜀汶川王冊建豐城李尚書瑩皆無私交隆慶已巳進工科給事中當是時東粵盜賊如蝟飾虛公執空文以罔朝廷乃自督府上下相遁

盜賊日多公上八事明賞罰復兵防議舟師禁調出補假貸覈虛冒慎撫勦郵忠勞上從之蓋自海內寇亂皆藉民舟戰守東場之敗參將魏宗瀚盡移入南渡港指揮李茂材力爭不能得酋一本至燬盡茂材死之此公所切齒也庚午元日日有食之鼓于禮部公上疏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湯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帝后恐懼如此其至也何況臣子六經曠遠國家儀注具存往

歲七月望救月中軍都督府公卿大臣多從僕御亂行無禮雜沓喧厯俄頃而散嗇夫庶人馳走宜不如是臣竊恨之元旦禮部救日三事在前百僚在後御史侍儀鴻臚贊禮昭昭白日非復暮夜厯雜如前大臣自攜茵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出位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不媿于人不敬于天昧先聖之經忽聖朝之法慢天道之尊蹈戲豫之失皆大不敬元夕月復食矣請先戒誓御史不舉臣謹糾劾以懲怠慢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元旦元夕日月交食天心彌切 陛下下修省之詔躬減省之文幸甚

應天以實請居法官戒荒寧罷遊宴凡娛耳目悅心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臣工承德天休可迓勅禮部戒誓救日月無敢喧厯自此始命作鰲山遣中貴人織衣浙江式十餘匭公謂民力已竭加之水旱中貴人至將不勝莫若徵改未完便與同官嚴用和上疏皆從焉五月攝戶科適有買珠之命與同官李紀切諫皆免爲庶人公攝官廬七日也 今上卽位都給事中賈某薦公忠直不宜久處間巷召爲兵科給事中癸酉四月至京師卽劾中貴人鄭真傳內旨官其姪錦衣總督劉燾奸臧不宜召用忤太宰楊博先是

已推尚寶少卿楊抑之而江陵新柄國整博見疏喜則令所善鄉人王篆給事中張某論意一日見于直廬江陵謂公疏善倖濫宜不止此公對不敢風聞中人也江陵不答是時江陵專言事者多承風先白乃敢言公自以非宰相私人不附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交惡購敦朴欲疏江陵與王篆江陵遂令部尚書譚論劾敦朴謫外公並劾儒江陵嗔公不白已憾之矣十一月成國公朱希忠薨行金錢求贈爲王驗封郎陳某與六科並詰不可公復上疏力爭江陵大怒十二月癸丑慈寧宮火公復疏陳五行休咎江陵詆曰安能腐儒語也丁酉朱希忠直廬火丁卯大內又火戊辰乃下其議明年二月麾出守矣至饒正風俗作人才廣厲學官置旣士之田談經校執誘進聖賢之道爲條教立父老正二頒行于民間勸以爲善去惡之意其善惡皆有籍行之出于至誠莫不回心顧化禁溺女舉女名以公姓或以縣減網吾之徵定湖港之稅革浮羨遠貨利故事外府不籍以待太守公盡移入內府不私出紗錢金把握易貪夫便之則以積貯陶天下所印給也春夏之間商舟輻輳故征于官吏多侵漁巡功因而掩取至是以屬

儉常度外無私焉卽欲用予平賈新安賈人列肆郡中爲質偷兒得物輒以售之喪資之家不能踪迹有司亦視爲外府不問一切逐之權貴關說不聽宗室結納有司負勢驕奢難繩以法嚴正不阿杜門斂手卽吹笙度曲惟恐明府聞也饒稱沃壤樂浮德安多山亡命潛匿番餘則濱彭蠡接九江上流不逞之徒與濤出沒萬年尤盜淵數公飭什伍鼓勇銳有警掌固扞諸岸戈船扞諸江三年眠者帖席初至郡城崩百餘雉繕之而城中皆列柵啓閉不獨大盜之備亦欲以防偷兒宗室夜飲不鍵致建昌王被竊召百戶

呂希周授方略微得二人卽府之將作也江陵已憾公御史劉臺劾其授成國金十萬出公饒州持經者受顯禍憾益甚樂平進蔗欲因中之宣言上怒蔗腐不可食當逮太守以下如此則株連膳部光祿萬尚書爲言乃止第收治縣人而詔切責太守偷兒竊建昌玉帶則以售于留都江防同知龍宗武偵得上操江都御史王篆傳致其文饒州巨寇公坐謫馬邑典史親老不欲行屬馬邑失因詔書問尉安在得無之任違慢乎公恐馳至鄭州御史某又劾公在郡時違禁講學擅用庫金指買學田亦俸金耳移疾蘇門

明年大計江陵遂欲以此黜公考功郎鄭某不可竟
削籍公兩黜無愠色田家冠優游里中澹如也癸未
江陵死都給事中余某薦遷某府推官同知皆以親
老不赴甲申二親幸以天年終丁亥詔起同知紹興
至則歲侵奸民乘時並興爲亂公職詰盜殲渠魁二
人而撫其饑者郡中清居五月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分部武昌巨寇劉汝國虞孟新倡亂久當事者往往
坐視幸脫身去公下車教然請討別部欲專功寡謀
債事賊勢益倡公率師詣壘擐甲督戰士無一不當
百已丑春二月大破之劉汝國虞孟新就禽餘奔遁

無脫者上功幕府冬十二月自黃州行部歸武昌遭
疾二日卒年僅六十有二公長髯偉度望之知非常
人性忠誠壹心許國正直不能阿徇故用輒斥將大
用之不幸逝矣公始罷歸于有司未嘗通竿牘一鄉
利害則急之庚午羣盜充斥邑西梁村雲鄉二壘反
爲賊窟白骨蔽野公請材官鄧子龍屯守復臨江之
戍至今賴焉辛未鳴夷由厓門入犯人情洶洶間左
悉起赴敵公父子輸粟餽糧鳴夷乃遁里中惡少年
謀以七月七日爲變公密語守令朱別駕預待不得
動明年春大饑結他鄉千餘徒起禽之於是勸分輸

粟亭中賑困乏亂遂已既鳴夷由新寧犯邑西界孔
棘與鄧子龍計畫河守賊不敢度會朱別駕自五羊
歸受方略舉兵西向賊走出許酋數十艘入內海劫
略鄉人奔城舟塞河下白有司居以間曠而慰藉之
于是時鄧子龍從征藤峒矣則移書總兵張元勛召
子龍元勛白直指楊標標曰陳公通竿牘急矣乃促
巡海副使劉穩屯香山而令參將晏某從海上破賊
相戒不犯外海嘗登皂幕山四顧徘徊欲因倉步舊
城益以新會古博平康新興雙橋置縣招流亡復里
甲庶幾帶牛佩犢之衆盡緣南晦不果以爲恨語在

端州志蛋居海隅以戲爲業往盜視之玉石不辨列
柵自守吏兵扞捕一如咋鼠公徹其柵有名藉者書
于閭書以後吏兵不敢動庶存活者衆士以科第少
謀徙學公曰毋改作爲也建文昌閣于左而引紫水
入泮池科第自此盛邑負山環海內狹外寬議者欲
城其外公丞言十當道無任者僉憲何某至乃城焉
白沙先生若節婦烈女祠皆新之有毀節婦祠祠司
馬者移書責之曰司馬法不宜祀吾粵奈何徇一人
之私而拂天下公議月吉與里父老會民讀法語次
尋繹閭里化之先是劫質者多寘舟宿屏處俟贖用

此賊不得藏比伍中劫質衰息事關利害名教爲之不啻饑渴皆此類也丁丑自昌邑歸朝夕得奉給事公太孺人甘毳太孺人體羸未嘗離側就憲八年父母安之甲申春太孺人告逝其冬給事公亦逝哀毀肯立倚廬讀禮饒州弔者相望于道總管故居在廣州蒲宜巷長子居之三百餘年鬻于他氏公贖而祠焉墓失百年公未嘗不中夜興嘆會方士狹驗鬼術游里中謂公青泉白石一水雙牛是總管公墓也審其象果得之碑隱葦草語在大司空陳紹儒墓表張太母殯謝前山見夢苦蟻啓殯三蟻適至改葬一珠

周此皆仁孝心通于神明非苟而已梁氏姊守志白而旌之爲立後弟卒棺衾墳墓必厚曰令吾他日無以加也族人貧不能葬者爲之賻不能娶者爲之禽其厚于人倫如此冠昏喪祭惟古禮是循昏無舉樂喪無酒肉歲時率子弟拜家廟無出門之祭諸子有過必正色相對竟日不語改之乃罷登第二十餘年無私財惟給事公之命食不重味衣不文繡必儉約爲家人先嘗窳侈靡佚遊酣飲雖里人必法語之亦不敢不從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八終

廣雅

卷之六十八

百五



